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毘陵集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二集部

毘陵集卷十七

唐　獨孤及　撰

記述一十二首

風后八陣圖記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

江州刺史廳壁記

吏部郎中廳壁記

記述

風后八陣圖記

物不終静必援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聖盗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并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絶小者作慝盧山冥阻中𦤎上帝憑怒下土是恤乃眷武德黄帝受之始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脩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

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光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宫之位正則數不忒神不惑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内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竒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彼魏之鸛列鄭之魚麗周武之熊羆昆陽之

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既而圖成罇爼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亂於阪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仙於是遺風寘寘時亡而圖存嗚戲聖跡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决勝九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穢貊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唐天寶中客有為韜鈐者得其遺制於黄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則勝敗之朕在我

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没及旌諸圖例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

鳳凰鵷雛翔于碧霄非梧竹不下而食賢人君子有四方之志非樂國不適其土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接苗民之遺墟非觀風按郡參事蔵職則長者車轍莫由

至也歲次辛丑孟春正月東諸侯之師有事于淮泗是役也以蜂蠆竊發華夷震驚執事者匪遑啓居亦既播越我都督防禦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韋公元甫克振遠略殷爲長城且脩好于鄰侯從交相見敦同盟戮力之義圖静難勤王之舉故三吳舟車八使冠蓋名公髦士羣后庶尹輻凑鱗集其來如歸於是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李公峘至自廣陵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杜公鴻漸至自會稽潤州刺史試鴻臚少卿韋公儇至自

京口蘇州刺史韋公之晉至自吳廬州長史前尚書右丞徐公浩至自合肥由是越人吳人荆人徐人以其弩行絡驛漸至大江之涯於是乎弘舸巨鷁舳接艫銜輶車鑾鑣轄挂轂擊每講射合禮賔主好會峩星弁執象笏鴈行而揖五十有九人凡處八座一歴中司者三尚書司轄者二建隼旟者九冠獬豸者十一其載筆掖垣曳裾廷寺八曹環衞典校蓬萊者印纍纍綬若若架肩於宇下翼如也夫衞甸侯也以多君子而夸列國梁孝

王漢寵弟也有鄒枚嚴馬之盛而焜燿後世孰與以一郡之狹五湖之阻而濟濟俊乂馳軒冕而就客位者殆九州多士之半則鵷鳳羣翔而萃止不若也彼昔人所評方斯其陋乎歲二月楚氛掃除江介底定然後皆整歸旆分鑣言旋縶維莫從音徽将遠不頌不述後嗣何覲及於是謹而誌之且列其爵里名氏於館俾來世知衆君子之車塵在此境也

江州刺史廳壁記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鰌史賀即其人也秦以來國化為郡史官廢職策牘之制浸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于公堂而春秋檮杌存乎屋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荊之域于潯之陽江從岷山東注渤澥洪濤至是派分為九而廬山湓水周于雉堞洞庭彭蠡為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迄于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大府匪親匪賢莫苟其寄唐有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惟民之恤則命官擇任與列郡等矣

至德以來戎馬生而楚氛惡猶以是邦咽喉秦吳跨躡荊徐而提封萬井歧路五裂每使臣計郡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峙璽節旁午羽書絡繹走閩禺而馳於越必出此之路而防虞供億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難其人今年春渤海封公繼踐厥位夫為政猶工之攻木也得於手應於心則槃曲臃腫迎刃而解況美材乎故公以發硎之利導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乂每歎曰茫茫舊壤千載在目觀乎版築則灌嬰之業皎而存焉

披乎圖牒則温太真庾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寧以來百四十有九載纂斯位者風聲相聆軌躅相躡前賢後賢纍纍纍如貫珠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師存焉於是徵諸故老摀其名氏之存者凡若干人揭而書之以為九江郡國志

吏部郎中廳壁記

太微五帝星座後十五星曰郎位秦漢之君則而象之乃建郎官至魏世祖分尚書曹為六郎各六人今之吏

部魏之選曹也掌選舉銓覈以正公卿大夫士羣吏之品位凡廢置之柄官府之序歲終令天下郡縣會稽致事而郎官起草立議操而成之然後尚書受成于郎中郎中之選非楚金百煉蔾弓六鈞弗與也故居官者不由選曹郎而進罔以見其才之餘力亦猶劍刀之刃未嘗刲大軱切大王則雖曰我且必為鏌鎁人猶疑之由其途而昇必驟周三臺翰飛兩掖登喉舌秉刀尺者什六七諸曹郎莫敵也歲在乙巳河南賀若公用貞幹諒

直實涖厥位往歲公為貟外郎也東曹朗然如得水鏡治餘杭也吳人熙熙若逢陽春今也來斯八法在手操割成務彌綸舊章悉如初政嘗以前哲軌躅我之韋絃而武德以來廨署鼎新者數官曹易名者五若姓不表年不紀是廢德也將來何觀故謹而列之俾我曹之春秋存乎座右其選部司列之天官文部之目各因其所革時之先後冠於其首以為志云

太常少卿廳壁記

太常掌玉帛鐘鼓等威文物以報本乎天神人鬼地祇凡吉凶賓軍嘉之禮唐虞謂之秩宗周謂之宗伯秦謂之奉常漢謂之太常其掌一也後魏太和十五年始建少卿官少小也用別二卿大小之序亦猶宗伯有小宗伯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守丞亦位亞一等以少參長而佐其成務焉故事自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遷秩為亞卿者必於是司故官因職雄地以人貴餘八卿不敢與太常齒廣德中上九審官注意禮樂其選也以

能不以資以恩澤不以勞謂李公卿材也是用超拜公將以忠孝敬慎肅恭神人且懋其官府政令俾無不恪方議酌前賢之遺躅而損益之乃瞻屋壁史記漫滅於是夏五月己丑皆姓而名之使如珠之貫盱衡指顧儼若對面曰賢者吾得而師之不賢者吾韋而絃之賢遠乎哉既進牘然後命博士河南獨孤及為之志

金剛經報應述并序

洪州牧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公身掛玄冕心冥真

如昔嘗奉般若法以弘正見雖顛沛造次必與經俱十有若干年矣皇帝中元年冬十月車駕有避狄之師百僚蒼黄南馳商於公為盜所攘而亡其經其往也匪家之念唯經是悼行與其獲七寶也寧見經生與其亡四句也寧捨身明年王正月大駕返正公為京兆尹痛弘誓之未從也則唯經是圖末於玄法寺之藏藏人以送公發函披卷乃商於所亡之本也問守藏者亦曰不知其所自而能得公瞻禮悲憙捧持而泣然後知精專感

達故隨心而至昭報肸蠁其疾若答顧謂孟子太常博士友順志之或曰得與喪偶然爾何必謂誠感乎及對曰誠於此者形於彼故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此以仁義忠信感於物者也況第一義諦超貫仁義自在慧力不啻忠信則因發而果從心誠而經還是法味幽贊非思議所及豈佛以般若之雨啓公善芽使因相以獲願進登乎無願法之法歟不然何心境玄合若律吕相召歲在乙酉公以異見告及跪而述之曰

上士勤道精誠若馳願形於心報亦隨之至感無礙經斯來歸護公身田俾公斷疑公之善根疇可度思

琅琊溪述并序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飢者粒流者安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釃其流以為溪溪左右建上下方作禪堂琴臺以環之探異好古故也按圖經晉元帝之居琅琊邸而為鎮東也嘗遊息是山厥迹猶存故長夫名溪曰

瑯琊溪他日賦八題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歳大
歷六年歳在辛亥春二月丙午述曰
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濬不刋幾萬斯年造物遺功若
俟後賢天鍾靈竒公潤飾之流為迴溪削成崇臺不過
十仞意擬衡霍溪袤數丈趣侔江海知足造適境不在
大怪石硿硿湧湍潺潺洞壑無底雲興其間仲春氣至
萬木花發亘陵被坂吐火噴雪公登山樂登者畢同無
大無小乘興從公公舉觴酒酒酣氣振溪水為主人身

為賓援琴詠歌同風舞雩時時醉歸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轓徐驅石門松風聲類笙竽於戲人實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涘峴山寂寞千祀誰紀彼美新溪維公嗣之念茲疲人繄公其肥後之聆清風而歎息者挹我於泉乎已而

盧郎中尋陽竹亭記

古者半夏生木槿榮君子居高明處臺榭後代作者或用山林水澤魚鳥草木以深其趣而嘉景有大小道機

有廣狹必以寓目放神為情性筌蹄則不俟滄洲而閑不出户庭而適前尚書右司郎中盧公地甚貴心甚遠欲卑其志而髙其興故因數仞之丘伐竹為亭其髙出於林表可用遠望工不過鑿户牖費不過剪茅茨以儉為飾以静為師辰之良景之美必造於是憑南軒以瞰原隰冲然不知錦帳粉闈之貴於此亭適也亭前有香草怪石杉松蘿生峉篠翠筠臈月碧鮮風動雨下聲比簫籟亭外有山圍溢城峯名香爐歸雲輪囷片片可數

天香天鼓若在耳鼻是其所以誇逋客而傲漢貂者百里奚爵禄不入故飯牛而牛肥盧公恬智相養於是竹亭構而天機暢嘗試論亭之趣夫物不感則性不動故境對而心馳也欲不足則患不去故意愜而神王也耳目之用繫於物得喪之源牽乎事哀樂之柄成乎心心和於内而事應於外則登臨殊途其適一也何必嬉東山禊蘭亭爽志蕩目然後稱賞公欲其迹之可以久故命予為志

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二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棁之華不斵椽不剪茨不列墉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虵奔雲矗直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萬狀綺布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到謝公之屐齒不及巖逕蕭條登探者以為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

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日繇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迺搆迺塈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攻木之功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彈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八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使蘭亭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嶺闉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迹鬱堙是貽林澗之媿也

故志之

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

古者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於是賓客有底止羇旅有寄寓而是邦也與兩粤七閩犬牙其疆守官者以為地遐途窮而瑣瑣行邁之罕到也則殺其禮而闕其物焉無修除之備無井樹之設及賓至則候人不為導里不授館而盤飧薪芻之貺棄如也由其途而往者僉曰陋如之何是歲也台司審

縣尹之寄擢王公昕為南城公至之日則考於事典陳其藝極視年之上下去民所疾苦凡三月而南城之人和於是飾廐置以候賔客葺旅次以待羇旅夏六月築其館辨其域于道周作新亭于館之陽厦屋耽耽俯瞰濬壑賔位在左主位在右然後剗墝埆堙坎窞以為大逵屬之于溪設雙航于清津以備經度每将之迎之則自郊勞至于致餼無曠禮無違物而兹亭之經始也取廢徹之材以移用用迺有節入鞭朴之贖以庀工工忘

其勞杜燥濕之虞以戁賔賔至如歸三者不愆于素功是以懋政是以立若行者有犯軷之祭居者修飲餞之好登斯臨斯釃酒以贈之則溪雲竹風生於楝牖而緑野青山為吾庭衢三爵之後可以送千里之目道四方之志焉兹又勝會之佳境也凡底績以興利革故以謀始修禮以備物儩功以成務政之大者宜其刋作者之茂實以示後嗣不然他山之石何以在兹亭乎是歲廣德二年也

鄭駙馬孝行記

特進駙馬都尉滎陽鄭潛曜字某睿宗外孫玄宗之甥代國長公主之才子也膚敏而文生知純孝開元中長公主寢疾公年二十八䊓燧侍左右帶不解面不靧者累月嘗藥請禱憂懇備至而疾無瘳乃刺血濡翰書為策祝請命於上下神祇願以身代親之身乞靈祈死泣盡繼血既而誠達於神感而遂契徹筵俟命焚其章草獨神道許三字在乎煨燼之中翌日長公主疾間公固

命左右勿敢言其請天之章公之客尹靈琛之辭也向微靈琛言之則人莫知之者矣君子謂天道遠人道邇其死生冥運吉凶陰隲未甞與人同功也而孝子竭誠上玄為感神符靈貺來若響答乃知行或精至則幽明不能逃其應而况人乎鄭氏之子其事親也可謂孝矣惟武王周公與天合德三壇之祝宜有丕應若公也在綺襦紈袴之中非有植璧秉珪之禮而精誠上達神亦降福非德性純至其孰能致感如此其速者歟公開

元二十八年尚玄宗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公主柔明而賢輔佐以禮公力行好學處貴不驕跋履夷險無替忠信歴太僕光禄嗣滎陽郡公佩金印列長戟垂三十餘載克荷大業而崇其家聲善而必慶為不誣矣懼他日史氏闕疑也故著之于篇

慧山寺新泉記

此寺居吳西神山之足山小多泉其高可憑而上山下有靈池異花載在方志山上有真僧隱客遺事故迹而

披勝録異者賤近不書無錫令敬澄字源深以割雞之餘考古案圖葺而築之乃飾乃圬有容竟陵陸羽多識名山大川之名與此峯白雲相與為賓主乃稽厥創始之所以而志之談者然後知山之方廣勝掩他境其泉伏涌潛洩潗漝舍下無沚無竇蓄而不注源深因地勢以順水性始雙甃袤丈之沼疏為懸流使瀑布下鍾甘溜湍激若醴醴噴乳發于禪床周于僧房灌注于德地經營于法堂潺潺有聲聆之耳清濯其源飲其泉能使

貪者讓躁者靜靜者勤道道者堅固境淨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於山發於自然非夫人疏之鑿之之功則水之時用不廣亦猶無錫之政煩民貧深源導之則千室襦袴仁智之所及功用之所格動若響答其揆一也予飲其泉而悅之乃志美於石

毘陵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三集部

昆陵集卷十八

唐 獨孤及 撰

策書

對詔策

勑與吐蕃贊普書永泰二年

答楊貢處士書

策秀才文三道

策書

對詔策

問大象無體玄功陰隲雖稟生之類萬殊而含道之源一致是以至人垂訓將以利物演為真宗貽厥後學包括六藝周流八表或因事以立言或寓言而詮意至如交樂於天交食於地不相與為事不相與為謀善無所私惡無所棄施之於教何所勸勉經曰不爭善勝不言善應正直如繩平易如水常務斯道曷往不臻又曰善

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斯言信矣昔放勳欽明光宅天下人歌擊壤政叶雍熙可謂善乎建抱免乎拔脫宜其帝系蕃遠貽厥孫謀緜緜爪瓞邁德垂裕何丹朱之不祀而祭祀輟乎又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以天下觀天下豈有二君乎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無賢臣誰與共理粤若舜舉八元致垂拱之化漢用三傑成霸王之業夏殷之末任佞去賢宗社淪亡為無匡輔經稱不尚賢者其旨何哉聖人立教專氣致柔故形

不欲勞性不欲竭深根固蔕可以常存則有周穆肆狂勞逸過度促齡損性都以為然又有惟静惟清守貞守朴二經之説何取則焉又聞善攝生者動與吉會武不措爪兵難容刃單豹喦居水飲身代俱捐壽永色孺不免噬搏何衞生之不異而利害之頓殊子既洞曉玄經探微索隱矛盾若此何以會明側席虚心佇聞啓沃

對臣聞道之為物無名無形蓋聖人酌而用之推而弘之取其精以脩身用其麤以救物從本降跡散朴為器

於是有可道之道忘言之言其大畧雖以冲寂為宗虛極為體然妙用無朕故不可致詰今陛下詰其體探其宗豈不欲因言演教其教奚有夫長風吹而衆竅號則大無不動細無不應況陛下用大道為風以鼓羣有臣則吹萬之一音也敢不唱於衆竅之末臣謹案天有施地有利用天之施以處其和謂之交樂分地之利以養其正謂之交食夫相與生於有為有為生於有事有事則謀名存矣善惡生於公私公私生於用用則棄名立

矣然聖人有為不為焉有事無事焉有謀不謀焉有善無善焉有惡無惡焉泯善惡於一致合同異於萬殊則妙門可存教法斯在臣又案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常有司殺者殺之此不爭善勝之應也文宣王稱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不言善應之驗也周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此正直如繩之效也經又云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此平易如水之證也陛下弘其言挹其道以為天下式四十有二載矣且復推

功外名不有不恃考言詢事若冲若缺詔臣等曰常務斯道曷往不臻臣緅生也焉知其辨雖然有一於此願陛下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使神不遠於人人不遠於天天人合契如影響交應則甚夷之道焉往而不臻夫有國者必善建皇極善抱至道道之不存傾其宗遷其社之謂拔桀奔南巢受死牧野是也極之不建失其器喪其國之謂脫太康去洛汭幽王敗驪山厲王流彘是也至如堯知天歷在躬故以至公官天下天下戴之而不

辭知丹朱不肖又以至公禪天下天下去之而不怨可謂邁德矣其後啇更霸迭王重之以御龍唐杜之代禄可謂垂裕矣陛下興廢繼絶立五帝祠節春秋備其祭典亦可謂祭祀不輟矣方之拔脱臣謂不同經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大哉聖人之知微知彰乎夫尚賢者國家之所當先然古先聖人雖求賢審官其用未始不無為也而聖人能無為於求賢不能使無無為無迹存則有為者尚之以為利於是有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其漸

起於一時之名其弊存乎千載之後不尚賢者非謂廢股肱之任絶臣輔之力也葢欲因時致功功成則遣而遺之因義立事事遂則有而無之無之則跡滅跡滅則爭息爭息則於為無為於事無事雖八元之翼唐弼虞三傑之戡秦滅項其無為無事一也若夫齊天地冥萬物莫大於全真專氣致柔全真之本也惟清惟靜全真之中也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全真之末也設教者三合其道一以貫之雖逍遥與道養殊途然性情與力

命同轍苟因其合而較其分則子產不得不勞於刑政朝穆不得不逸於肆任若矯其肆任之性以徇刑政之端是續鳧截鶴虧其全矣故聖人以大猷御六氣之辯以大方合二經之旨明應變無方立言不一學者宜忘言以究其體統不可執言以滯於筌蹄經不云乎返者道之動惟動而常靜靜可以取則權足以合義義無反經凡養生者以本為精以物為麤閉其外慎其内迹不踐凶危之境故兵不能容其刃心不居馮暴之地故武安

得措其爪笱守其精而遺其麤故得於内而喪於外外内無以待其分則衛生之經悖矣謂之不異臣竊異之至如希微大體徼妙玄鍵陛下得黄帝之遺珠久矣雖廣成無所陳其至精傅説無所用其舟楫啓沃之問豈臣及之有黷睿謀懼殞越于下謹對

勑與吐蕃贊普書 永泰二年

勑吐蕃贊普外甥朕共贊普代為與國自我玄宗至道大明孝皇帝與生贊普和親結好將六十年仰思當時

之約豈為一朝之故實欲相恤災患永同休戚使代代子孫為兄弟甥舅如手足之相衛脣齒之相依自爾使息戍罷兵二境無征戰之苦金玉綺繡問遺往來道路相望歡好不絶贊普寧忘之乎自我國家有安祿山史思明之難朕謂言贊普必有恤鄰救患之意豈知乘我之釁恣其侵軼殺畧河湟之人爭奪汧隴之地又與朕叛臣僕固懐恩共扇誘迴紇等諸蕃同惡相濟犯我都邑三年之間三至城下此實贊普茍窺分寸之利自棄

一家之信不念婚姻之好忍絶舅甥之歡累代親鄰一朝併棄有目有耳者皆為贊普羞之夫以小國伐大國且勞師襲遠而助叛臣有是三者神宜悔怒果然懷恩自斃迴紇來降羌渾諸蕃内難外散天實有眼心可負乎朕頃以背盟不祥絶親不義寧人負我我不負人所以含垢數年未忍致討既不得已方思用師正欲悉天下精兵長驅西向弔人問罪然後凱旋上以雪宗廟之讐恥下以釋将士之憤怒自料以德征暴以大攻小以

信討詐以義罰不義當如沸湯沃雪猛火焚枯人神同力何往不濟籌議之次適會彼國使來云願脩前好復如舊日覽書見意良用憮然欲不許則人來歸我欲許則信不可恃是以遣御史中丞楊濟往諭朕意且探誠欵九月濟與彼國宰相某乙等同到得所寄書然後知事皆由衷言無虛謬再披來旨朕甚嘉之何者自非聖哲人誰無過過而能改亦古人之所善追思六十年之舅甥有先祖先贊普之誓約言在史冊信結天地豈以

小不忍而隳大體使百姓疲於兵甲兩主遂為仇讎貳過遷怒朕所不取敬依來請彼此結和而今而後不復念惡已令內外屯戍罷斥解嚴凡我二國洗瑕遷善經略封疆素有分地各守土宇爾無有侵永為親好復如開元中故事昊天上帝山川鬼神實聞朕言無謂不信冬寒贊普外甥比平安遣書指不多及

答楊貢處士書

上德無為其次為而不擾及為邦歲期而人疲如初終

日以貢賦不入獲譴於上官遂以州比不調之琴思解
絃更張之義算口徴賦以代他征意欲因有為以成無
為為未著而人已告怨跡其所以然無德故也夫導政
齊刑民猶免而無恥况權道以反經為用去德逾遠使
無怨謗末由也已所喜幸茍有過吾子知之貽書見讓
以直諒相益商也起予孟孫愛我吾子兼之矣愧辱嘉
貺顧無以當之三復白珪欲罷而不能然來書所陳富
人出萬今易以千貧人出百今亦數倍富倍優貧倍苦

竊詳雅旨事或未然昨者據保簿數百姓并浮寄户共有三萬三千比來應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餘二萬九千五百户蠶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詩不云乎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在於是矣每歲三十萬貫之稅悉鍾於三千五百人之家謂之高户者歲出千貫其次九百八百其次七百六百貫以是為差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猶輸四五十貫以此人焉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慼其中九不勝其任者焉得不襁負而逃若

以已困之人已竭之力杼軸不已恐州將不存苟以是為念安敢不夙興夕惕思有以拯之之方今為口賦誠非彝典意欲以五萬一千人之力分三千五百家之稅愚謂之可復使多者用此以為裒少者用此以為益損有餘補不足之道實存乎其中富人貧人悉令均減倍優倍苦何從而生竊料動搖不安以逋逃相扇者不過以規避之戶與寄客耳此輩浮食偷安久漏差科惡同均賦稅之名秖思苟免若編戶地著者雖驅之使逃亦

固不從令已擇吏分官以辨其等差量賦以分其數懸牓以示之信若信之不明分之或過等差之不均官吏之不仁困而後去誰曰不可乃未及知斂之薄厚辨之濟否望風聆聲遽告勞而逃斯豈為政者之過乎顧禮義之不愆孰能恤叛者之言耶天下無不食王土之臣寧有不輸王賦之民此輩飲國之澤食地之利將薄斂以助逋賦則曰挈妻子而去之是與鳥獸蠻貊無以異矣其來既不可以奉征稅其去亦何足以病州縣違之

一邦亦猶是也等不為用又焉能資鄰然計斯人之徒亦未必悉然固或有不去者焉庶幾其所濟猶大但不防之於微拙誠有之奉教三省躬敢不知罪子產鑄刑書作兵賦以救鄭國而獲譏於叔向及才不如子產口算不如兵賦而吾子之言過於叔向之直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簿領拘限莫由詣展未見君子馳誠無極不宣

舒州刺史獨孤及頓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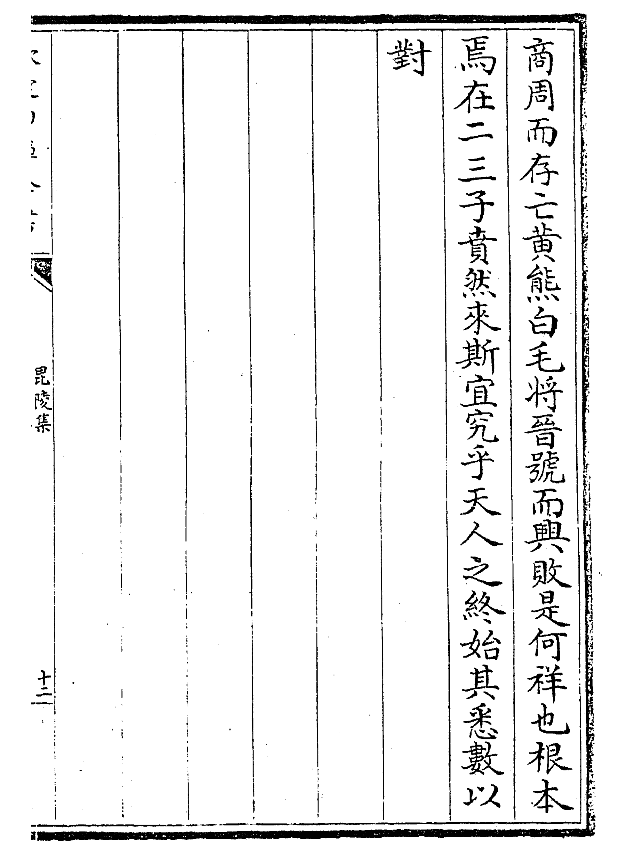
策秀才文三道

問儒有安身以全德有殺身以成仁有徇名以行已有忘名以救物雖俱出於儒墨而用之不同聖人立言豈其無特操歟夫魏顆違命申生受賜伍尚赴郢伍員如吳四者孰孝比干死之微子去之太公投竿伯夷采薇四者孰義石戶竄於海上伯陽隱於柱下鴟夷子范蠡汎舟於越三者孰潔今欲考其本末度長以挈大較其去就合異以為同渴聞貫之之道辯之之說

問黃帝氏以無為為政垂衣裳而天下順周人三千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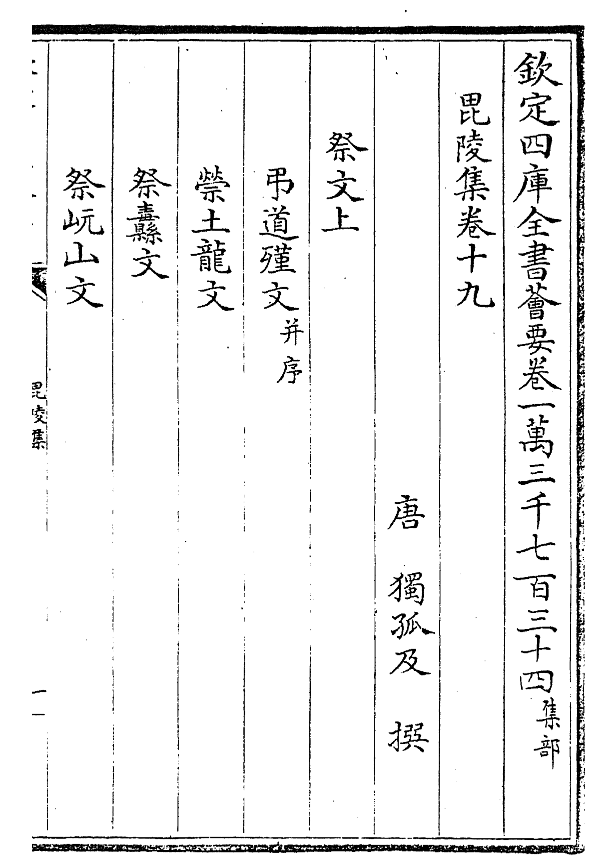
儀亦克用乂舜誅四罪天下咸服而成康恭已刑措不用致化之本豈不同源而文質殊貫損益相反以古範今何去何就孔夫子用鉞兩觀而魯至於道而宓子賤鳴琴愔愔單父亦化寬猛之際小大不侔比權量實其義焉在敷暢厥旨敬佇嘉言

問傳曰其君齋明精潔則神饗人聽故明神降之夫天地烟熅冲氣為人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至如晉祟實沈嵩生申甫編傳穀城之老言發魏榆之石禱杌杜伯與



商周而存亡黄熊白毛將晉號而興敗是何祥也根本焉在二三子賁然來斯宜究乎天人之終始其悉數以對

毘陵集卷十八



毘陵集卷十九

唐 獨孤及 撰

祭文上

弔道殣文 并序

禜土龍文

祭蠹文

祭岏山文

祭文上

弔道殣文并序

辛丑歲大旱三吳饑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為之空虛而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亦啖其肉而棄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積骨相支撐枕藉者彌二千里春秋已來不書或謂縣官處師旅飢饉之弊宜禳災于未然今既不時賑恤又苦之以杼軸故及是及以為不然當陽九之厄陰陽錯而

災沴降天也非人也於是延陵包佶作道殣文葢小雅雲漢之流及亦斐然獻弔且告之運命云

八風不和六氣不均上天疾威大厲薦臻俾災流行殄殲斯人北自淮沂達于海隅札瘥夭昏亦既毒痛匪蹈密網匪罹萑蒲飢饉降喪淪胥以鋪人生寄世孰匪遠客嗟爾賦命天年逼迫生不餬其口死不掩其骼曠野茫茫僵尸纍纍髑髏崢嶸如堆如坻里閭無烟雞犬去之死非爾所鬼其餒而水陷歷陽貴賤同之秦坑趙

卒肉填長平實天不傭謂梱莫京爾復胡為無辜命并將天閼之則如勿生司殺之網孰云孔明伊昔太古上玄同之世天無鞠凶物無疵厲父不喪子兄不哭弟亦有華胥民壽千年陰陽常和玉燭常燃彼何人斯而生斯時聖人既興大盗亦隨外户反閉賢愚相欺我先王乃作五兵固不得已而用之堯舜既殁揖讓不傳黄鉞白旄謂之應天德乃下衰干戈相連陽九祅興災纏凶年鳥皆夜鳴人失其全食盡力疲守死道邊不自予後

不自爾先萬世一時運有固然帝在法宫清問下民青旗鸞輅時令惟新叶風和布天下皆春爾往莫及委骸窮塵命不可問嗚呼蒼旻

禜土龍文

陽驕陰伏女魃作孽孟夏不雨至於是月后土將乾百谷恐竭天道下濟龍德正中宜甘其雨亦祥其風曰歲與時俾和而豐胡然屯膏物乃殄瘁民用艱食神將乏祀豈天不仁豈龍不智葢正直以是輔惻雲漢於下土

詔列缺使舉火命商羊以鼓舞晻兮為雲霖兮為雨滲
我王土而毛之取我黍稷而膏之俾爾稼如茨俾爾穗
如坻實廩實藏為盛為粢無貽龍羞俾神我欺尚饗

祭蠹文

年月日都統江淮之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戶部尚書
李峘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六蠹之神天地不仁神明
無親惟德是與若響之答敢有象恭滔天搆釁稱亂國
有明罰神其捨諸賊臣劉展假寵多難敢包狠心竊發

蠆毒將敷虐于我上下神祇使東溟揚波羣動昏墊皇
帝震怒俾勦亂略命我上將底天之伐於是虎牙鷹揚
之臣虵矛犀渠之羣横行而東我伐用張月弧雲旗已
先啓行方將歴潯陽下南陵收京口掃建業齗梟鏡以
釁鼓封鯨鯢為京觀俾萬里浪破三象霧廓令以令月
吉日整駕即路是用徼福于爾有神惟神降衷尚弼予
志敢告無靡旗無絓驂無汏輈無僨車命五將護野萬
靈並轂令天地氛祲望風掃除魑魅魍魎罔不率俾莫

我敢過為神祇羞尚饗

祭岏山文 一作皖山祈雨

年月日朝散大夫檢校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充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獨孤及奉勑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岏山神之靈頃緣亢陽不雨粢盛将敗敢以人欲乞靈於神謂必肸蠁遄賜介福俄以浹日未蒙降衷潤礎不徵觸石無望稼穡盡瘁澗溪将竭豈有悔怒将為毒痡不然何瘨我以旱使滌滌至此今元元怨咨皇帝旰食

下罪己之詔崇羣神之祀將以敬恭之懇邀福于明神其沛然迴慮驟降以雨使枯苗復生飢者得食上以應聖主乾乾之心下以副萬人顒顒之望是人性命與神之存亡敢不以太牢少牢剛鬣翰音之薦以為明祀以報純嘏若猶陽固陰蓄藴冲如初神則不明人將何賴亦當徹惟馨之奠寢嚴禋之儀祭禮興廢在此一雨敢固陳告庶無神羞尚饗

祭吳塘神文 祈雨

年月日朝散大夫檢校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吳塘神之靈山作靈鎮神實司之人作神主及實尸之神非人罔以薦馨香人非神罔以降福祥馨香不薦伊人之尤福祥不降亦神之羞及剖符為邦今二年矣制節謹度不敢怠遑庶無罪悔以奉禋祀祀未豐潔政或頗纇實及之責非人之愆惟神祐之俾大有年今盛夏旱蒸五稼將枯田畯訴號靡知其辜神明豈不降鑒下土油然為雲沛然作雨使

萬人歡康百穀阜滋灑我公田遂及我私我京我庾維萬維億豈伊人粒神亦血食衆心顒顒非歳曷望望之濟否惟神所相尚饗

為吏部李侍郎祭李中丞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故蘇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吏部侍郎李公之靈嗚呼天以純粹鍾美於公孝友慈惠公廉貞直事君以忠臨節有勇可以師表鄉黨儀刑搢紳宜荷百禄乃用三壽孰司

物化曾莫輔德諸公不死公獨返真官不過八命年未踰六十豈五藥乖養九蔵失節以及此乎將修短之域窮達之數止於是乎前期幽報如所修乎俯觀生前亦有恨乎昔公出入臺閣勤勞王事馳驅使車周旋天下克己奉職一何正也姑蘇之役姦倖搆難公秉義勇誅其渠魁每寇圍逼句吳震駭公率羸師克剪大敵奇謀生於死地貞節見於孤城夫豈惡生誓無奪志臨危致命一何壯也濯纓來朝祇若王命三府高議方以黄散

咨公天乎無知不從人欲旅櫬委於空館妻孥恨於遠道其來也駟馬朱轓其往也孤轊丹旐天子興悼台臣雪泣情鍾我輩哀可既乎某乙等義惟寮友季卿等屬忝宗族歡愛如昨書札猶新伸眉未幾交臂忽失形骸留此魂魄何之鳴琴潺湲怳若在耳前路冥寞良遊無期靈之來兮歆此薄醑尚饗

為元相祭嚴尚書文

年月日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黄門侍

郎兼吏部尚書御史大夫嚴公之靈嗚呼天惟匪忱才不必壽冉耕斯疾顏回短命吉凶兆朕凡聖共惑惟公茂質見於芳年蔺蠢九葩磊砢千丈頃嘗勠力當代以智開物若發硎之刃决雲切泥長安浩穰憲網疎漏天子命公尹京執法能秉直道以張皇綱盜奔訟清周月報政巴蜀亟擾上為旰食公之攸徂亂亦遄已昆夷授首邛僰飲化乃加冢卿為天喉舌謂當任極台鉉壽如岡陵青雲可攀白日忽暮嗟來桑扈盍與化往孰云夫

君而有斯命蕠蘭春敗大壑夜失非君興哀吾誰為慟
昔公先中書以道消讒勝不踐衮職公復算屈短歷卒
無相印蒼生孤望前後同悲曩子論交於予投分形接
意敵聲應事感俱涉世故累荷寵榮予忝台司公亦亞
相大駕東狩獲陪屬車名負羇紲同扞牧圉誠節見於
多難交態彰於困蒙顧言悉心共獎王室鎮蜀之役南
北頗限猶易前期未嗟少别别未艾也死生間之夙昔
歡愛今反為悲真宰何人壽夭誰司善而無報天豈予

欺憶昨攸往火旗電輜今也來斯白馬龍輀鯉書遂絶

雞黍無期惜無寶劒挂君松枝旨酒一壺幽明此辭尚

饗

為楊右丞祭李相公文

年月日尚書右丞楊綰吏部侍郎李季卿吏部侍郎王

延昌刑部侍郎魏少遊工部侍郎徐浩謹以清酌少牢

之奠敬祭于故相國李公之靈嗚呼宗祏儲祉降神生

公禀天純懿為國柱石負荷大業儀刑本枝九居專城

六處八坐五領憲府兩登台司唯公康忠信是務惟寛厚清静是守危言獻可未甞脂韋取容直躬而行不為權倖改操三已無愠一麾乃出其茂勲崇名遺芳餘事輝暎策牘標凖搢紳所涖之邦于今頌美若鄭人之思子産周人之歌邵伯謂公福如山阜壽登期頤為天子元老以弼成庶政濊與化往嗚呼曷歸何萬人之具瞻與天命之相違窺遺塵於臺閣想見公之容徽嗟道中而壽屆痛迹是而人非綰等忝承嘉惠昔嘗登門接後

堂之歡娛參東閣之討論謔浪在耳書札是存奈何少
別忽閻九原尚饗

為吏部楊侍郎祭李常侍文

年月日某官某乙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右散騎常
侍贈禮部尚書李公之靈嗚呼冲粹之氣生德於公忠
孝貞諒聰明宏達卓犖特立英明虛受自司翰持衡觀
風執法周旋三閣出入十載能直其道而正其身致命
臨節仁而有勇造次顛沛義形於色莊敬發于談笑孝

謹扇乎閨門若天祚明神德與正直公宜錫慶鍾壽俾大而昌于何官不至三事年不及六十積德無報為仁者惑焉今行及先遠將安宅兆嗟來桑扈往無返期追思平生夙昔懽好懇款交臂之分慇勤同心之言今則冥寞無非夢想非夫人之為慟吾誰為慟不知神之所在彼乎此乎旨酒一罇庶以為別尚饗

為明州獨孤使君祭員郎中文

年月日某官某乙謹以觴豆之奠敬祭于故某部郎中

兼某州刺史員公之靈吳越僁歲元元艱食帝咨四嶽
分命於公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忠而能力剛亦不吐出
入臺閣將十五載動合律度言為程式及茲剖符銜疾
受命而慨然有表正東夏澄清江湖之心海隅蒼生方
望公以大庇朝廷搢紳期公以上台而悠悠蒼天屈公
以下壽時既須而命不與智未窮而生有涯嗚呼哀哉
昔公繡衣持斧予忝接武於朝公負譴投荒予亦左袵
異域山川有間交情無極各隨流波在天一方險阻艱

難亦既備嘗邂逅相遇荆蠻之鄉惠而好我何日能忘浙右巨鎮甬東孤城風煙相接弔伐同盟未及前驅莫申微誠遽聞沈痾忽間生死九原如歸萬事長往夙昔懽愛無非夢想舟逝壑走吾將安仰隻雞之薦靈歆來饗

祭衢州李司士文

年月日前華陰縣尉獨孤及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衢州司士叅軍李君之靈惟君砥節礪行抱粹含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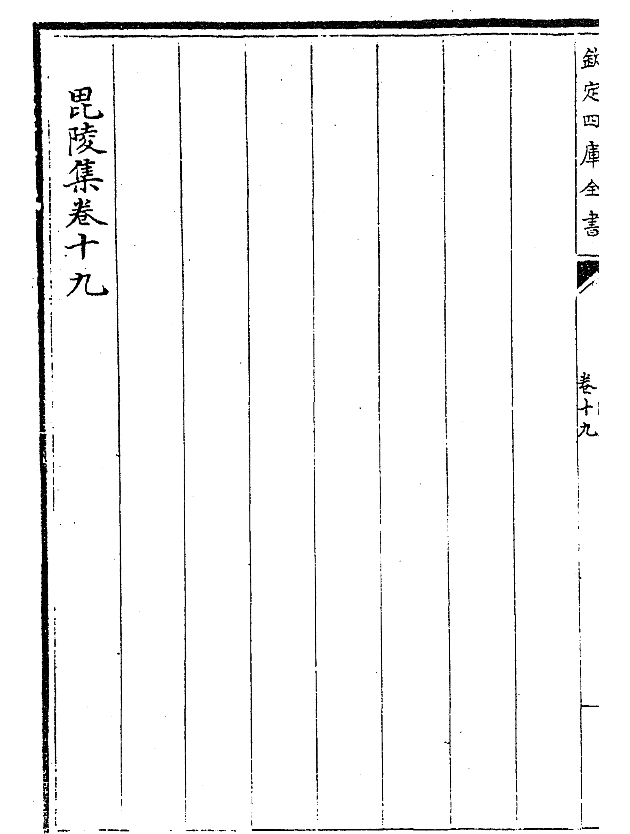
剛亦不吐直而能温筮仕誠立安卑道存宜錫難老亦
高其門奈何感德迫此短辰追惟夙昔修好於君託以
良掾申之昏姻勸我以義敦我以仁各徇薄宦俱期致
身頃復離别幾為胡秦契闊乖阻艱難苦辛君限靡盬
陳力甌閩予集荼蓼零丁海濵弔恤何深舊好慇勤贈
言如昨尺素猶新倏忽長往吾誰與親常日音徽平生
懿文今則已矣長為古人憐君不知哭君不聞漉酒墳
草洒淚隴雲庶因薄奠髣髴精神尚饗

為華陰李太守祭裴尚書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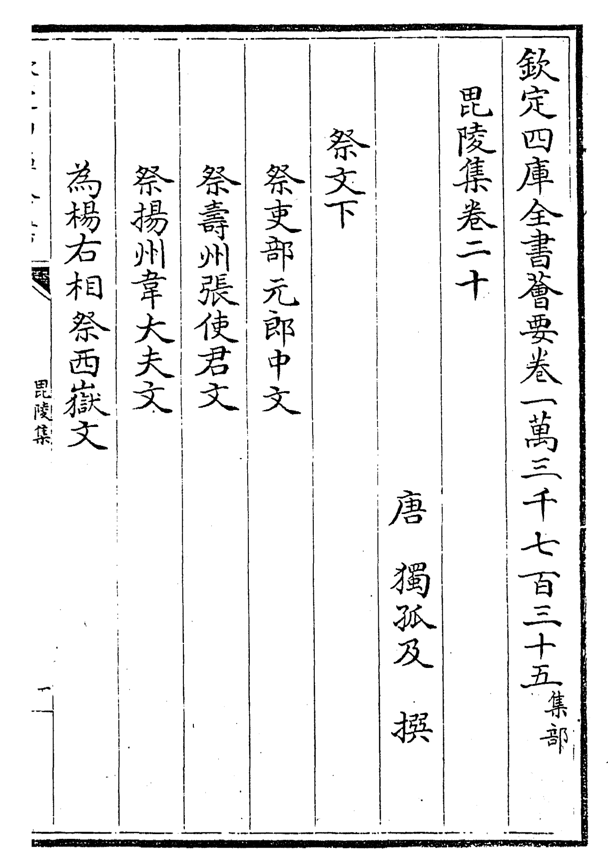
年月日華陰郡守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禮部尚書裴公之靈嗚呼元精純粹生德於公峻極降祉貞明在躬濯纓登朝事君以忠出入三閣周旋兩宮褰幃井陘推轂盧龍喉舌是寄淑問斯崇鯤背垂天鴻毛順風亦既左官時更困蒙夷險能齊高明有融三已無愠再命滋恭肇受方伯俄昇秩宗將陳謨謀以佐時邕如何不弔降此鞠凶珠履聲絶蒼生望窮機返太素

勲留景鍾杳杳龍轜瞻言徂東敬飾薄奠邀神昊穹靈顧

來饗髣髴音容嗚呼哀哉尚饗



毘陵集卷十九



毘陵集卷二十

唐 獨孤及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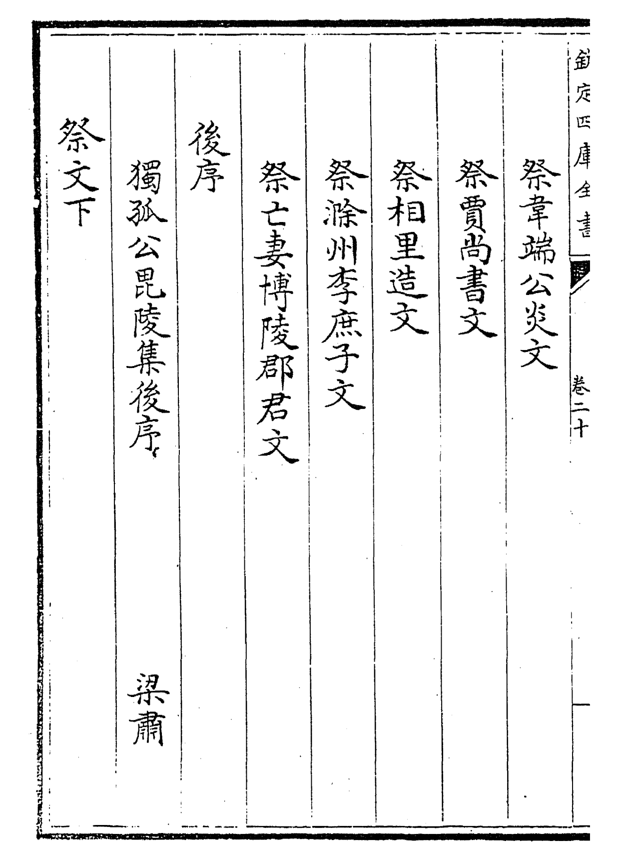
祭文下

祭吏部元郎中文

祭壽州張使君文

祭揚州韋大夫文

為楊右相祭西嶽文



後序

祭文下

祭吏部元郎中文

年月日禮部員外獨孤及謹以蔬飯壺酒敬祭于故吏部郎中元公之靈上士齊死生下士愛生惡死而惑之知死生若幻而不能忘情於其間者我輩所不克免始者與公同弔死問生論議亦頗嘗及此豈謂言未絕口而公又長往昨日經過遽成疇昔何變化之速乃至於是視不及瞬言不及息嗚呼元君今已返於機夫彭祖殤子同歸於盡豈不知前後相哀達生者不為歎公齒

髮未老宦途方半相視而笑冀前路各有所展豈圖契闊數日而死生間之竹林如故階塵未掃唯人琴兩亡影絶響滅湯湯清絃豈可復聞承以令辰將赴塋隴痛天道之茫昧予豈無言而悲来從中遠復抒意匪祭也永以為别也尚饗

祭壽州張使君文

年月日舒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嘉蔬柔毛之奠敬薦于故尚書工部郎中壽州刺史兼侍御史張公之靈

頃者剖符為郡與公鄰邑祇役往復日以携手嘗辱嘉
惠愛我則深奈何別後盈晷未周相去無山川之間
纔聞嬰疾遽告不幸古詩稱一息不相知今乃爾耶別
時高論精義在耳袖中尺書灑翰猶濕而形影驟滅了
無還期雖欲效古賢謂悲哀為怛化情莫可遏徒虛語
耳惟公貞亮温毅強學好古人皆窪而盈曲而全公獨
以峭直接物雖悔吝不改其度人多求田問舍公獨以
百家言為寶藏書至八千卷而不止以斯道也施于有

政故其德形於事業其仁浹於百姓楚人壽人如得陽春識者揣公壽與位偕今也溘焉而人何望嗚呼王事拘限會葬莫及思賢歎逝執紙涕零若久要之不敢忘也豈不顧饗於今日蘋藻之奠尚饗

祭揚州韋大夫文

年月日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充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獨孤及謹以嘉蔬柔毛之奠敬祭于故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

道節度觀察處置使韋公之靈王命九伯底綏四方惟
公剖符作藩維揚往歲斯民匪迪匪康自公戾止視之
如傷飭吏以儒出言有章革剗煩苛截戢暴强將吏奉
君若網在綱罔或作威以紊典常民斯輯睦政亦允臧
和氣被物豐年降祥天之輔仁公宜熾昌奈何不淑景
命遽央百城悼心萬民何望及忝列城備守封疆獲宥
罪戾庇身餘光德宇所覆今也則亡徧思遺愛追蹈餘
芳俛仰興懷望慕悽涼拘限所識路阻且長遥捋下情

旨酒一觴尚饗

為楊右相祭西嶽文

維年月日司空右相楊國忠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韋見素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西嶽金天王之神頃自獻歲達于三月畜極不雨屯膏未光元元其咨滌滌是懼國忠等是用虔奉睿慮聿遵祀典謹遣鳴皐山人韋朝真敢徼福于大神之靈精意纔申而休祐肸蠁宸衷遥達而瑞澤滂霈非神之幽贊叶于國神之景

命符於人則疇能降祥薦祉如此其速故簠簋犧象敬修享禮雖冥應無方非馨香所荅而神感如在庶明靈惟歆尚饗

祭韋端公炎文

年月日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獨孤及前舒州司馬皇甫會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侍御史舒州桐城縣丞韋公之靈昔公執法柱下某等接武周行嘗趨後塵飽聽公議某既出守會後播遷公亦負譴黜官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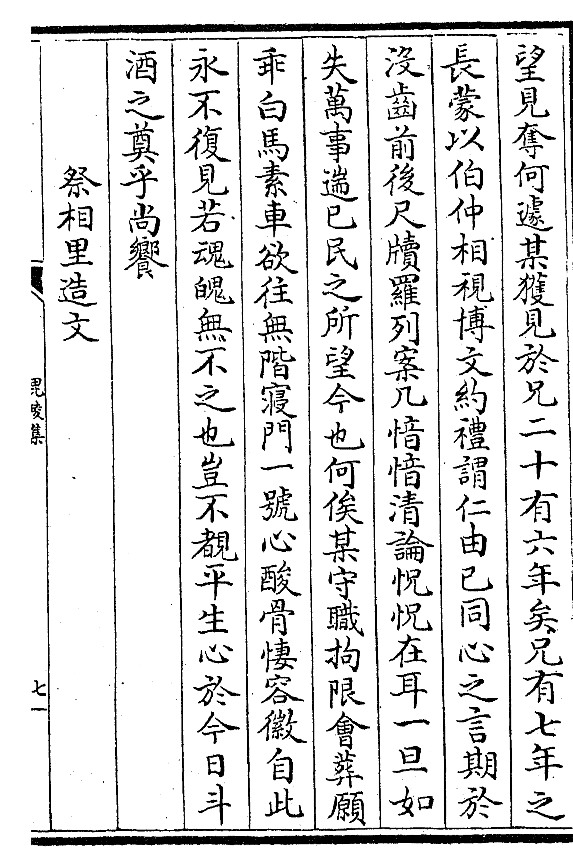
同官為寮之好敢不知孝悌忠信强毅正直樂善惟恐不及嫉惡不去不止分枉直於心識以澄清為已任形於造次發於自然謂必眉壽且鍾介福奈何强壯之年大才先謝志業所趨未申萬一有生之涯溘然永已慈親羸老弱子未齔反葬無望委骸他山等為歸真艱痛太甚天不我弔哀有何極某等頃嘗以罇酒豆肉邀君同懽今之所獻猶前罇也但夙昔志氣叱來話言邃悉冥寞無非夢想往既不及來莫可追猶持此奠以抒永

別夭閼之痛夫復何言尚饗

祭賈尚書文

大歴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賈公六兄之靈嗚呼性命之源仲尼罕言頃者與兄存而不論亦謂景福必鍾德門未虞昊天驟忍我欺所以分手容易前期日往書札祇嗟别離孰云别中死生間之賈生謫去遭世

不用以命問鵬千古猶痛兄逢盛時任適梁棟青雲咫
尺巨鱗始縱溘爾中止俄同大夢天下孤望非兄誰慟
追念夙昔嘗陪討論綜覈微言揭厲孔門匪究枝葉必
探本根高論拔俗精義入神誓將以儒訓齊斯民文章
陵夷鄭聲奪倫兄於其中振三代之風復雕為樸正始
是崇學者歸仁如川朝宗六義炳焉自兄中興大名全
才儀形百工嗚呼彼天胡不祐賢闒茸讒諛或錫永年
好學不幸繄兄復然豈天地不仁將斯民薄祐顒顒之



望見奪何遽其獲見於兄二十有六年矣兄有七年之長蒙以伯仲相視博文約禮謂仁由己同心之言期於沒齒前後尺牘羅列案几愔愔清論怳怳在耳一旦如失萬事遄已民之所望今也何俟某守職拘限會葬願乘白馬素車欲往無階寢門一號心酸骨悽容徽自此永不復見若魂魄無不之也豈不覩平生心於今日斗酒之奠乎尚饗

祭相里造文

年月日舒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河南少尹贈禮部侍郎相里公之靈嗚呼往歲嘗與公度論死生變化豈不知身與萬物悉當歸無猶謂不惑於道者可以不奪其筭豈圖論猶在耳目未及瞬而公度之身復為異物益知觀化而怛自古皆妄而哀來從中妄豈易遣嗚呼公度有志有文量足韜世善可救物宰賜言語冉季政事古莫兩大縻公兼之伊昔密薦可否廷折凶佞京師童兒亦知公名其後江人杭人頌德不暇

洛表者老傒公而蘇秉公論者無賢不肖孰不謂公致
君致身方自此始奈何吉未會也凶問隨之天下悼惜
士友悽欷況某投分於策名之始並命於剖符之列久
要不忘平生實唯公度是望同心同病我身子身也子
與化往奈我心何名跡留為故事話言存乎耳目唯音
形彤忽無前期可望每一念至哀塡胷臆往矣公度去
我何之勿言一罇永無共持儻肯顧饗表公我思尚饗

祭滁州李庶子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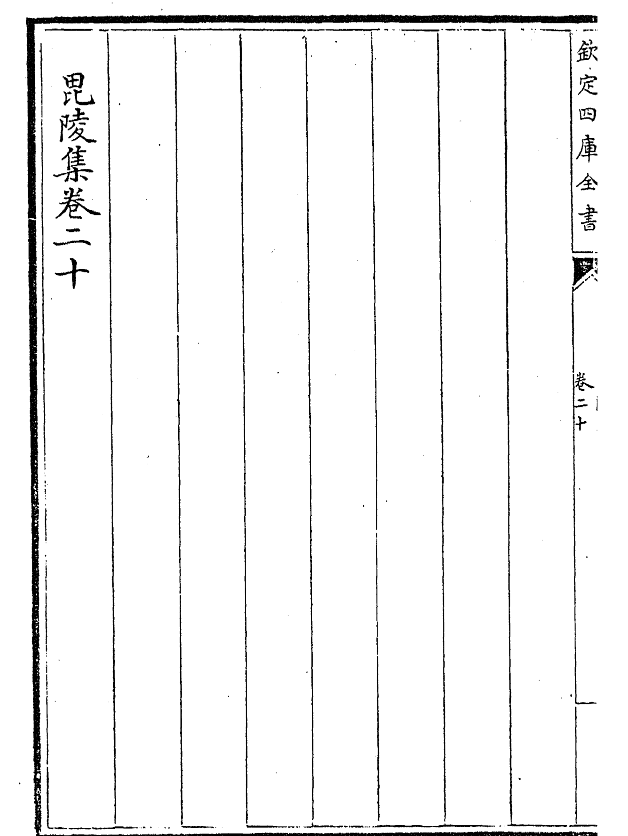
年月日常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嘉蔬之奠敬祭于故右庶子滁州刺史揚州大都督府司馬兼侍御史隴西李長夫之靈嗚呼才與上壽并者吾不得見之矣得見中壽者斯可矣嗚呼長夫曾未半之官不展才事不如志奄謝昭世溘歸黃泉雖欲茹哀哀可茹乎追惟長夫行茂神俊孝愛友睦諒直仁勇卓犖夸邁英明曠達文武志略邦家必聞為州治行居百城之最詩賦歌事窮六義之美休聲喧於里巷佳句被於管絃珪璋令問

中外注耳謂當入拜九卿出分四嶽萬人所望一旦中止行路悼惜豈直同心者之心滄洲長抱之談玉溪獨往之興竟迫身世永孤願言儻魂而有知當痛飲泉下往歲滁城之會俱未以少別為感臨岐道舊坎坎鼓我酒酣氣振言盡懽甚孰知此際以是永訣今萬事如昨書札如新唯故人音容不可復見悲莫悲兮生別離況長往之別乎王事拘限莫由執紼卮酒豆肉後會無期彼蒼悠悠逝者何之長夫長夫魂兮來斯尚饗

祭亡妻博陵郡君文

大歴八年二月十五日檢校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菜菓之奠祭于故博陵郡君之靈嗚呼及顧惟鄙薄謬忝好合採蘩助祭歲時未幾執手偕老昊天遽奪齊體苦晚遺跡太早猶未知壽域有涯長短已臻其極耶将及薄祐速釁宜為淑明所弃耶屋壁掛存琴瑟響絶脩法勸義今将疇依日月有時龜筮告協将涉故路祔于先塋及為印綬所拘不獲親自封樹豈

虞此別死生間之往歲方舟偕來今也單轎獨歸郊岐一慟心骨可絶頃者萬事無非去塵變化茫茫往矣何道今日危酒將抒永別尚饗



毘陵集卷二十

後序

獨孤公毘陵集後序

梁肅

大歷丁巳歲夏四月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薨于位秋九月既葬門下生安定梁肅咨謀先達稽覽故志公茂德映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訓則存乎斯文斯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草三百篇為數卷以示後嗣且繫辭曰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彌成五

教德文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册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唐興接前代澆漓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作者迭起舊俗稍革不及百年文章反正其後時寖和溢而文亦隨之天寶中作者數人頗節之以禮洎公為之於是操道德為根本總禮樂為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辭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

無虛美比事為實録天下凛然復覩兩漢之遺風善乎
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誡世
褒賢遏惡為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于碑頌流于歌詠
峻如嵩華浩如江湖若賛堯舜禹湯之命為誥為典為
謨為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誠哉
公諱及字至之秘書監府君之中子道與之粹天授之
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静可則仁厚孝悌
積為本行文藝成乎餘力凡立言必忠孝大倫王霸大

畧權正大義古今大體其文中雖波騰雷動起復萬變
而殊流會歸同致于道故于賦遠遊頌嘯臺見公之放
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
見公識探神化理合權道于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諲盧
奕之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以揚儒
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紀成功以旌
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尚書嚴庶子韋給事韋顗
叔墓志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懐州碑纂世德以貽後

昆則先秘書監靈表陳黄老之義於是有對策文演釋氏之奥於是有智鏡禪師碑論文變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有瑯琊溪述盧氏竹亭記抒久要於存没之間則祭賈尚書相里侍郎元貟外李庶子文其餘紀物叙事一篇一詠皆足以追踪往烈裁正狂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黨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亦仰公猶師每申之以話言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

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樸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吾子可與共學庶乎成名肅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者其誰哉遂銜涕為序俾來者於是覯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出處皆載易名之狀故不備之於此篇

謹案卷十七第四頁後三行舳接艫銜刊本銜訛

監今改

第五頁前六行及於是謹而志之刊本及訛公今

改

第十一頁後五行必造於是刊本造訛作今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禹退山茅亭記案此記本柳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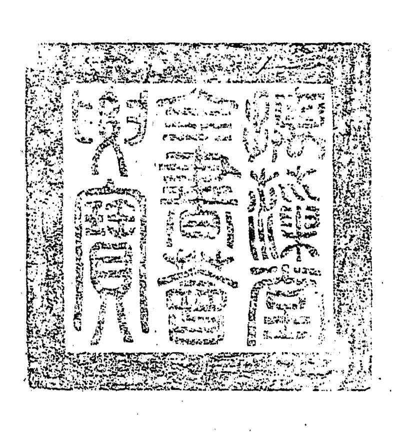
元文誤編入此集自宋亦然今仍舊本繕録而

聲明其誤於此

第十三頁後七行里不授館刊本授訛受據左傳改

卷十八第五頁前四行雖八元之翼唐弼虞刊本之訛以今改

卷十九第二頁後四行北自淮沂刊本北訛令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録監生臣李維裕